

本期要目

交外和政內的林月斯  
 實氣的生學大國美  
 天談雲依  
 轉「友微」  
 方地的到不照世光

主編 顧頤  
 發行 友報社  
 北平和平門內  
 小六口三十號  
 電話(三)局四二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每建一四七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發行

值此美國奔向於國防工業的時期中，國內各大城市和工業區已經非復舊觀了。在大城市和工業區內最顯著的現象就是人口的激增。由此而發生的問題是住房的缺少，交通工具的不敷應用，但在另一方面，因人、口、集中於都市和工業區的緣故，商店、旅館、以及娛樂場所呈現極度的繁榮。這些現象在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前即係如此。

目前美國最為繁榮的城市就是華盛頓。由各地方前往華盛頓的工人和技術員，佔滿了全華盛頓所有的旅館；總數四萬餘輛的營業汽車，晝夜不停的流動着。其他如跳舞廳、酒店等公共娛樂地方也是現着蓬勃氣象。自上年六月以來，新設立的軍火製造工廠如雨後春筍一樣，分佈於各大城市之間。平均每月政府與工廠方面訂立製造合同的全部價額為二萬萬元。在一九四〇年後半年內新設立的工廠數目，較之同年的上半年內多出一倍。上年年底完工的新工廠的建築費，約為四十萬萬金元。預計本年年底的工廠建築費，將為四十五萬萬金元。當國防建築步驟最切宜佈時，政府計劃「分區工業制」。其用意即在分散各工業區，避免其趨集於一處，並縮小工業區的單位，以免因不幸事件而波及密集之鄰近工廠。所以目前美國工業區的分佈狀態，像蜂巢一樣，但不密集。由於工廠之激增，而造成了技術工人不足的恐慌。政府為急謀補救計，曾撥支巨款設立一萬一千所職業學校，訓練一百萬名技術人員。像這種大規模的「國防工業」，不過促使美國更易於接近戰爭罷了。

二 美 國 的 國 防 工 業 二



→ 在華盛頓郊外參觀無名英雄墓之人羣。

。民良埋活，火放夫拉，淫姦地隨，喝吃地隨

◇猜疑嫉妬，不信賴任何人，而善以清黨為手段，因之自行削弱了國力。  
◇爲了保持獨裁的地位，他需要和平；和平絕望時，他又高唱着戰爭。

## 斯丹林的內政與外交

·君平·

本篇係以斯丹林在國內之地位及其個性爲立場來討論斯丹林對德外交的路綫。全文主要意思在說明斯丹林對德外交採取和平與容忍的態度，對內則加強其個人的實權與保持其地位的穩固。以此文與目前事實比較觀之，雖因德蘇戰爭之爆發與本文所論有不符之處，但斯丹林對內對外的圖謀，及其在黨內的歷史與現任的地位，皆可從本文中求得一概括的觀念。

斯丹林已經剷除莫洛托夫的位置，而自行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之職。最近，莫洛托夫對其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之職，亦棄之不顧，學視斯丹林直接進行對外交涉，而達成四月中之日蘇中立條約。

斯丹林與莫洛托夫之失和，始於上年莫洛托夫自柏林返國以後，本年二月內，蘇俄駐德大使德喀諾石夫 (V. G. Dekanozov) 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如斯，在外交事務官的地位上說，德喀諾石夫僅次於莫洛托夫，所以，不啻爲莫洛托夫之一威脅。與此同時而發生的事件是莫洛托夫妻子西翰茲祺納 (Zhenchuzhina) 的黜職。

在蘇俄國內，無人感到自身是平安可靠的。除去一人之外，最高職位與最低職位的人均有被「清除」的可能。蘇俄人民之中，無人可以享受個人的權利與名譽，而最近莫洛托夫之聲譽與地位即異常顯著。斯丹林對莫洛托夫，並不存有畏懼之心。但斯丹林之爲人，厭惡其左右有任何濫伏勢力之勁敵。

斯丹林自兼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原因可以從心理與政治兩方面加以解說。斯丹林久已渴望此職。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額可夫 (Rykov) 被



↑ 慎施清黨，排除異己。

調離去此職之前，駐莫斯科國外通訊員曾經確報斯丹林將繼額可夫之後爲人民委員會主席。嗣後因反對者聲辨斯丹林原非露西亞人，且亦

非萬能之天才，故而撤消此議。當時斯丹林雖已擊敗右翼額可夫，布哈林，塔穆斯基之反對派，但反對派之活動仍未完全停止。斯丹林不欲授人以藉口，用爲攻擊其個人之工具。假使斯丹林當時毅然就任該職，反對派或藉此事以刺激全國人民之忿怒，而對派或藉此事以大打擊。當列寧於一九二四年逝世時，繼任人本應爲與斯丹林同黨之卡米涅夫 (Kamenev)。因卡米涅夫本爲最有勢力的三巨頭之一，並爲列寧之下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卡米涅夫未得選爲繼任人者，因其本人爲猶太人，故改由額可夫繼列寧之後爲人民委員會主席之職。

斯丹林個人最高目標即在推翻由於歷史所造成的「列寧，托洛茨基」的口頭禪代辦之「斯丹林」或「斯丹林，列寧」的口頭禪代辦之。在他一切的行動中皆含有此種欲望。斯丹林果能如願以償，不獨可以掌握已有之最高權力，且可獲得列寧所罕有之最高權威。但在一九三〇年額可夫離去人民委員會主席之職時，斯丹林終因受挫未能實現。自此時起，斯丹林即高揭其大露西亞主義。最近，斯丹林幾乎完全恢復沙皇時代之領土，並極力培養人民之國家主義的觀念。所以，斯丹林如於此時



↑ 波蘭戰時，於線前之德蘇兵士。

升任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之職，今日蘇俄一般之農民及愛國者不會像十一年前一般人對此舉將表示驚惶莫明。十一年前，一部分蘇俄人民或將問道：「斯丹林這個人是誰？」也許說：「斯丹林情越職位而奪取政權。」在目前，蘇俄人民對於斯丹林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不過僅認為名符其實之舉而已，因為實際上斯丹林已為蘇俄全國之領袖。

斯丹林今年已六十二歲。假使他今生的野心在獨攬列寧的職位，目前即為其達到目的之唯一時機。此外，促使斯丹林急遽進行者，還有其他客觀的環境從旁推動。因為共產黨在蘇俄國內已經成爲一種空洞的名詞，而與蘇維埃

政府相混爲一了。在黨中居於領袖地位的斯丹林僅係空虛的美名，所以斯丹林極欲掌握政府的全權。在對外的關係上說，蘇俄的危機隨時以到來。希特勒或將進攻蘇俄，使蘇俄屈服於壓力之下。果爾如此，就證明了自李維諾夫免職以後的蘇俄外交的破產。處於此種情形下，斯丹林不獨渴望獲得實權，且極欲享有實際的職位。斯丹林是一個極端矯飾的人，凡與其接近的人都知道。

斯丹林已預料到關蘇俄存亡的緊要關頭，而準備作最後的決定。紐約太陽報於四月十日轉載蘇俄報紙「紅星」對於紅軍之一段評論謂：「德軍進攻英國，殆爲必然之事。但歐戰之重心已由西方轉向於東方。」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所訂立之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其後德蘇間之友好關係，係在希特勒集中其兵力於西歐綫上爲條件纔能存在的。斯丹林在德國東境的伎術行爲，係發生於希特勒不暇東顧之時，假使希特勒一旦放棄其進攻英國本土的計劃，德蘇友好關係的基礎必定盡行破壞。

德國有四百萬武裝軍隊（德軍實數當不止此，姑按原文譯之，以存其真——譯者）。而此四百萬軍隊所以向外發展的地域，則屬有限。所以，德軍之向蘇俄侵入，自屬可能，且德軍之實力比較蘇俄爲強大。斯丹林的外交路線即係根據上述諸般情勢而加以確定。目前局勢已經十分明顯；問題不是斯丹林將如何行動，而是希特勒對斯丹林將採用何種手段。希特勒果將對蘇俄提出之「擊」抑將對蘇俄要求進一步之經濟協助與軍事合作？

回潮已往，當強伯倫與達拉迪以容忍和平之政策應付德國時，莫斯科則以冷嘲熱諷之態度對英法施以恥笑，並詳詳警告英法，謂和平容忍之政策適足以誘發戰爭而招致屈服。當時莫斯科此種態度是正確無誤的。法國對德容忍和平之政策促成法國之失敗；英國對德和平容

忍之政策造成倫敦，利物浦，以及普里茅斯之被炸。但事情出乎意料者，莫斯科嗣後亦以和平容忍之態度應付德國。德蘇之間的和平會議——也可以說是德蘇兩國之「塞尼克會談」——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會談的結果，成立互不侵犯條約。對德容忍所得的成效，最初是和平；其後則成爲戰爭，或是不戰而敗。希特勒指導下的對蘇的和平，正是希特勒對蘇的愚弄。

實際上說，蘇俄已經被德國所完全箝制了。從北冰洋，芬蘭，直到多臘河之角州，黑海，以及達達尼爾海峽，德國軍隊已將蘇俄海陸領地所包圍了。解脫包圍陣勢的方法祇有一個，那就是從蘇俄領土中擊退德軍。斯丹林所以鼓勵南斯拉夫對德作戰而斥責匈牙利反南斯拉夫的原因，意在假藉他人力量擊退德軍。此種企圖自屬顯而易見。但是，此種努力終歸失敗。假使希特勒經過西班牙向北非推進，或在小亞細亞集中兵力，斯丹林或將感嘆呼吸較爲自由。倘若希特勒假道土耳其而從事於東進之偉業，斯丹林亦將感到暫時之安慰。

德軍如不渡過英法海峽而企圖奪取英倫三島，不論其採取如何其他行動，德軍的實力足可懾服斯丹林，使其唯命是聽。斯丹林以清黨之方法而自行削弱其國力與軍力，造成許多暗中的敵人。因之，他個人地位的安位，繫之於和平與戰爭。斯丹林爲了保持其個人地位的穩固，寧可屈服於強力之下；爲了保全獨裁者的地位，他必須保持其和平與容忍。用推理的步驟來說，在蘇俄被德國逼迫而不得以最高的代價來換取和平的今日，斯丹林仍極力維持其個人權力的最高峯。

看完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 「依雲談天」

▲一談

### 洗耳

人人心裏都有一個「我」，這在心理學上的名詞叫作「自我」。「我」也好，「自我」也好，無須加上怎樣的解釋，一說出來，大概凡聽見的人，就可明白個人心裏的「我」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了。

在世間「我」是最重要的。卡爾尼基說過，和許多人一同拍的相片，拿起來看時，先要我「我」瞧瞧「我」照的怎樣，別人就在其次了。案電話接線生的記錄，打電話的人，在口裏所說的最多的一個字，也就是「我」。足見「我」是如何的重要了。

「我」的力量很大，幾乎支配了整個的世界。在許多事物的後邊，都有「我」作背景。樹枝上一個小小的鳥窩巢，那是因為我要休息，「我」要下蛋，「我」把牠搭成的。城中間那座老大的皇宮，那是因為「我」要居處，「我」要三宮六院。「我」要垂見諸臣，「我」命令建築的。此外什麼新大陸的發現，震天地的戰爭，也都是「我」在其中的主張與維持。「我」的力量真是了不得的。

「我」的範圍有大有小。馬路邊的一條狗，房頂上的一隻貓，那個「我」的範圍其小，可謂身外無他物。但是一個像樣的乞丐，那個「我」就有點不同了。你要不信，你把口水吐在那乞丐穿著的破衣服上，他立時要板起臉來問你：「你不給錢，怎麼還睡「我」？」你說，「沒睡你，是吐在那件衣服上了。」他瞪起眼睜來，你明明是睡「我」，你還賴！你看，這可以證明，那乞丐是把衣服劃在「我」的範圍之內了。

張小禿的「我」是一個樣，張得勝的「我」又是一個樣。張得勝把媳婦張王氏和兒子張小禿都算入「我」的範圍了。李掌櫃的「我」卻又不同，他把那個雜貨舖，也許連十幾個徒弟，都算為「我」了。

分析「我」的內容，的確有個中心，又有許多部分，彼此合起來，才成為「我」。這個原理不單適用在李掌櫃的大「我」上，在張小禿的小「我」上也是一樣。張小禿的「我」有中心，也有好些部分類如手、腳、腰、腿什麼的，連在一起，才是張小禿整個的「我」。

「我」的中心和各部分有時也不很協調。中心固然處優，各部分卻常不滿。聽說某君的鞋和他的那東西——就是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用作罵人的那東西，有一天竟彼此談起話來了。鞋說：「你看你多好，我不如你。老爺坐洋車時，把我放在上層，把我放在下層；到晚上睡覺時，把我扔到牀下一邊，卻帶你去睡了。」那東西裏衣裏，黑洞洞，街上什麼都看不見；到晚上又不放鬆我，弄得我一夜不得寧靜。「我」的各部分雖然表示不滿而不與中心協調，但這是不應該。各部分沒有弄明白，既然作了「我」的各部分，就得把自己犧牲，方能成就「我」的全體，這也沒有法子而且必須的。

「我」的內部有彼此衝突，已如上述，「我」與外界——就是那些別的「我」，那些個「他」們可更是一件麻煩的事。「我」與外界，與社會，與「他」的衝突，是天天在各處都有的。一個剛在大學畢業的「我」，穿著洋服，坐在電車裏，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但是旁邊的「他」看不過去了，心裏轉念頭：「那裏來的假洋鬼子，酸溜溜，臭勁十足，好架子。」於是這二者之中，不免要翻白眼，至少也是不歡。

地裡雞雞追跑。意思是看不慣那種昂首闊步，倚強欺弱的調調，非咬牠幾口不出氣。這就應了「強者自有強者欺，惡人自有惡人磨」的那句話了。

「我」與外界的關係，從古以來直到今日，天天在那裏搗着亂，鬧着麻煩，總也弄不清楚。老是在「我」要壓你，「我」要制服你，「我」要壓你。貓和狗一見面就翻臉；蛇都要吃知了，黃雀要擒螳螂，貓要撲黃雀，小孩子要捉蟲。這些把戲在歷史上，不知翻過多少回了，然而還是沒了沒完。真好比一齣「四郎探母」已演過千萬遍，還要重演也不嫌厭煩。

平心而論，上天在每個受造物裏，都安置了一個「我」，也給「我」相當的榮利，教「我」向外發展。但是「我」向外發展，要有一定的限度，一個弄得不過適，就是麻煩。知道有「我」，也要想到別人的「我」。「我」不可太過主觀，應該盡力的客觀，以求公道。道德仁義，和藝術宗教這些東西，對於「我」與外界的調和上，委實有老大的幫助。愛信不信！

一隻凶惡，嘶裂一個哀鳴的小麻雀來吃的景象，誰也不愛看；但是猴子給在旁邊的小貓牽跳蚤的事情，人人卻都覺得有趣。「我」能忘了「我」，而想念「他」的時候，那是真的藝術，那是理想的美，那是正牌的宗教。這在世界上是極希罕的，極少有的，也許是不能有的，所以我們才遇見了今天世界上的情況。

只為「我」求福的宗教是要不得的，那普度衆生的宗教才有價值。聽說倫敦是被飛機炸得頂厲害的，有一個小姑娘逃出來了。那天她的禱文是這麼說的：「求天主保佑破壞我的人，但是天主你自己也要小心，因為德國的炸彈實在不是鬧着玩的，你若被炸，那就真糟了。」這小姑娘雖然說得可笑，但是她只為「他」和「你」來祈求，並沒有提到「我」，豈不「善哉！善哉！」

(7)

真的，世界上的禽獸，（連號稱「人類的」  
「二足獸」也在其內），若能够把「我」這個東西  
，看明白一點，弄得清楚一點，再玩得漂亮一  
點，也許還能向進化的境界裏再邁進一步吧。  
不努力，不向前，自暴自棄的「我」，大自  
然不喜歡，要把牠們淘汰；然而過強的「我」，  
豪橫的「我」，出了範圍太不像話的「我」，大自  
然也不容許，而加以限制。惟有自立自助，仁

厚和平的「我」，才是大自然所寵愛的嬌兒，必  
可長存於世。  
或謂曰：以上這都是老生常談的廢話，「  
我」不聽那一套，「我」還是積極的進取，為所  
欲為，征服一切，把「我」的無限強大的威力施  
展出去。  
朋友，請了！洗耳向你拱手，到你碰了釘  
子時，咱們再談。請了，請了。

## 魯迅先生會世界語嗎？ 代高湯君答羅平同志。

敬愛的羅平同志：

因為高湯君近來太忙，同時這樣的天氣使  
他那樣的身子又不能執筆，所以他託我回答你  
提出來的問題。自然，像這樣的問題其實並沒  
有什麼重要的，而且在世界語的推行更不會  
有什麼影響，然而為了使吾友們整個讀者都明  
瞭起見，還是在這裏寫幾句話吧！

魯迅先生不會世界語，因為高湯君和魯  
迅先生並不直接認識，所以他不敢肯定的說  
「會」還是「不會」，然而據他認識的一個和魯迅  
先生頗為熟識的人說，魯迅先生確會世界語，  
只是沒有應用過就是了。在一般文獻中，很難  
找到有關於魯迅先生與世界語發生關係的記載  
，只有在「語絲」和「新青年」時代，他的文章裏  
曾約略的提過，然而那也只能表示他對世界語  
贊成，並不能用來作為斷定他會不會的根據。

可是既然和他很熟的人說他會世界語，為這種  
事情撒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那麼他會世界語  
也說不定。

不過，這倒並不是主要的問題，所謂「兩  
點鐘」便學會了世界語那是不能不加以補充的  
，高湯君的意思，所謂「兩點鐘」也不過形容世  
界語的容易學習而已，事實上任何語言也無法  
在兩點鐘內學會，世界上沒有那麼簡單容易的  
事，自然，世界語文法的合理和簡單，一個精  
通外國語言的人可以在兩點鐘內很快的了解，  
那是可能而且也是常有的事，至於應用（指說  
話，讀書，作文等而言）自然也要經過一個較  
長的學習的時期，因為世界語也有「字」，雖然  
少，然而也是非記不住的，自然，較比別種  
語言，那是方便而且容易得多了。  
忽視了這一點，往往使初學者抱了「這個

容易」而不加努力，以養成輕敵的心，結果反  
到失敗，這是應該注意的。  
敬祝  
也是你的同志阿橋上七月十日

## 文化動向

戲作家「婉君」前曾創作「小丑」及改編「冤  
獄」劇本二篇，在輔仁大學公演，甚博佳譽，  
現已將此二劇及其他數篇交藝術與生活社出版  
，定為藝文叢書二集，全書四萬言，價六  
角，預約九折，本月下旬即可出書，本書特色  
有二：一、係先上演而後出版者，故有十足出  
演之可能性。二、內附主演者之經驗談及燈光  
照明之設計等。對於演出大有裨益，而「婉君」  
之前言一篇，亦可作為演出者之參考。在此華  
北劇壇劇本荒及戲劇出版貧乏之際，此書當甚  
為若干讀者所期待也。（A）

▲美國教員聯盟之紐約，費拉得非亞等之  
三支部已取消，取如此行動之原因係由於該三  
支部在共黨之支配下，而對全體教員職業組合  
運動有所不利之故。

▲以發明糖尿病治療特效藥「英修林」而著  
名於世之弗德烈克·班士爵士由美飛英途中於  
紐芬蘭歐機失事而逝世。享年四十九歲，於一  
九二三年因發見「英修林」而榮膺諾貝爾獎金，  
曾任加拿大倫敦大學教授。

（關於弗德烈克班士爵士在紐芬蘭因飛機失  
事而逝世之詳情，請參閱本期十二頁「紐芬蘭  
失事記」一文）  
「青浩」

# 「徵友」辯

●馬宛●

這些日子「徵友」這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事情一普遍，便會惹起多數人的注意，這是常事。同時事情一普遍，往往也會份子複雜，或者也有些什麼與原意不符的事件發生，這也是常事。於是便有老牌的「道德家」出來「衛道」了，新牌的「道德家」呢，便嗚嗚「人心不古」。

人心究竟是不是不古呢，那是「道德家」的事，與我們無關。「徵友」究竟「古」不「古」呢，這什麼也很少有討論的價值，因為人心的「古」與「不古」，未必由「徵友」才能表示出來。前些日子的某女士刀殺「子」，和某男士的杖斃老父，早已被「道德家」斥為「不古」的了，可是此案均與「徵友」無關，而且似乎某女士與某男士也還沒有參加「徵友」的企圖。至於已經參加了「徵友」的呢，則還不見有「謀殺」或什麼「慘劇」出現，據此似乎「徵友」尚並無「不古」的情形，是大可以讓「道德家」們放心的。而且既便參加「徵友」的人出了什麼不幸的事件，那其實也只能算作「個人」的事情，並不能把整個「徵友」都牽涉在內，正和不能因為「凶殺」，便把一切窮鄉僻壤判為「不古」一樣，這一點當然也是要請「道德家」們諒察的。

有一位參加了「徵友」運動的人寫了一篇文章，措辭非常奮慨，是對「徵友」運動之懷疑者與反對者的一篇答辯。然而這樣的答辯，終究還有力小之嫌，最大的難辦，還是該的事實罷！只要看「徵友」運動為多數的人所擁護，就可以勝似多少篇文章的辯証了。

自然，也不必把「徵友」就恭維得那麼神聖

，究竟參加者的態度如何，那是需要分析的。同時「徵友」這字眼的範圍也頗廣，現在在甚地地方都作與「徵友」，所以「徵友」也早就不是「一種單純的東西」，一種名詞它代表「一種事物」，流行起來往往就變質，本來是變好的事情，却成爲可惡的嘲諷。「摩登」(Modernity)是好詞，表示進步和時新的意思，也可以譯作「現代」；然而流行起來的「摩登」，就有「老摩登」，「小摩登」(摩登而且登)，「既摩登且登」的種種說法，是加給一些無恥男女的毒辣的貶詞。「教授」也是好名詞，在外國大概是很受人敬仰的，而且作到「教授」的地位，也頗不容易，大概非要有相當的學識和出人的修養不可。然而我們的教授，只要和校長或教務長之類的人，有些瓜葛，雖然是連講義還不會編纂的人也可以變成教授，甚至連篇通順的文章都寫不出來的人也可來講什麼什麼概論。當然，走到那裏教授的頭銜是永遠頂在頭上的，因之，這「教授」也就成「不學無術」的「准牧豬奴」的代名辭了。「文學家」何嘗不是好話，然而當我們只見到空頭的支票，和誇大的宣傳，却看不見貨色拿出來時候，便也不能諒解那鼻子上抹的白灰，而不向這「空頭文學家」詬笑了。

因之，吧「徵友」動機檢討一下，也是必要的事罷！

現在的「徵友」，大概是可以分成兩派的，一派是報紙上的「徵友廣告」；據說這樣的東西起源很早，世紀初年在倫敦就發現了，原來這還是「洋貨」，可是倘若我們的小報之大量篇幅的徵友，却是「先友後婚」的性質，這大概和日

本的「求妻」一樣，「徵友」，也只是「一個較比」文雅一點的名詞，我們是禮義之國！

其實男女自然的結合也並非是什麼了不得的事，這是一類自然的結合，世界任何事情也沒有再比男女的結合這事，更純潔更神聖的了罷！當然，這種結合是應該發展在一種自由的場合下的才好，因為共同的生活，而發現共同的需求與共同的意志，再生出來的愛情，才是一種可以比較持久，而且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合作的前提。現在生硬「徵友」來，天南地北，由「廣告」結成的「永久的」陪伴，不是也如理想的那麼可靠，實在是個頗大的疑問。而且往往又是以金錢作爲應徵和徵求的條件，與出賣或收買貨物相似，絲毫提不到感情或意志的有無與合否。「徵友」成了「豬仔」的買賣；既使不標明「後妻」，成說是要「徵」了去「陪看遊覽」，或說是「漂亮」的「女人」研究語言，題目雖異，其實仍舊是包含着侮辱的性質的。這也就是使反對者擯拒的口實。可是我們的婚姻制度，久已成爲買賣的形式，由母系社會轉變到父系社會，以男人爲主體了以後，女人便變成了買賣的商品，早已談不到意志不意志，感情不感情的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而且有一「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還被什麼什麼意志與感情麼。俄羅斯也有句老話，被普式庚引用在文章裏的，說忍耐就是戀愛，正與我們的「國情」相合。「徵友廣告」和正式的結婚雖然前者把事情表示得過於明顯，其實在本質上並無什麼不同，是不必大驚小怪的。

然而「徵友運動」却不能與「徵友廣告」混爲一談，前者的目的是「結婚」，後者則未必。當然，也許經過「徵友」的過程，後來結起婚來，然而那仍與前者情形不同，最主要的，是用意的差異。大抵「徵友運動」的動機，往往只是一種純友情的探試，而且多數也並不限制性別、年齡、貧賤、和家產。這在「徵友廣告」上却都是主要的條件。一般的說起來，「徵友運動」的徵



友，其實只是一種極純潔的友情的呼號。當然，由於人類之兩性的相異，也許這種呼號更能引起異性的共鳴，可是這種現象，仍不能解釋為在我們這傳統的舊禮教束縛下的一種反抗作用，因為得不到社交的自由和機會，有這樣的方便，便發展到這上面來了，這和「徵友廣告」仍然是絕不相同的。

是怎樣的動機呢？還是拿事實來證明罷：

(一) 誠意特徵

女友某年27大學畢業中上人家並有職業擬徵初中程度品端貌美年25下純潔之女友先友後婚有上條件者速投函和平門內××廣告社一箱附照尤佳合約否密選(二月二十日出處略)

(二) 徵友

某嗜電影初春徵15至20歲初中女生為遊覽伴侶願者附函×××廣告社四號(二月二十八日出處略)

(三) 伴侶

欲徵一佳好之女性為終身伴侶我方係你日後滿意願者請速賜玉照附個人詳情信寄北京西單×××廣告社一號箱三樂生(二月二十六日出處略)

時常熱心的來指導我

我在本市某女中高中二年級讀書，今年十七歲，很慚愧，覺得自己的學業很少有進步，但自信仍是一個十分用功的女學生，非常愛好新文學及外國語，旅行也是我最感到興趣的事，暇時，看看電影，聽聽音樂，學學繪畫。希望得到幾個真摯坦白的朋友，時常熱心的來指導我。

魏No.51北京

(五) 祇為一點神秘的誘惑

我是一個愛愁鬱、沈默、寡言的十八歲女子，雖然我表現給人們的祇是冷靜的、理智的，因此人們許會覺得我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而不會瞭解我深心是在燃燒着熾盛的野火。為朋友我曾流過無數的淚和血，但也曾獲得過溫存的撫慰，夢幻的歡樂；也曾味到星星的悵恨，淡淡的辛酸。友情像是個多幻變而精麗的幽夢！因而仍不惜浪費一些可貴的時間去尋索，雖然付出的代價是熱情和真誠，換來的也許是一些失望和幻滅。但能聊得片刻空虛夢幻的藉慰，苦惱煩憂的困憊，也即在所不顧了。

所以我懇能徵到一位愛靜默，好文學，愛自然年齡彷彿的女友。我是有三三個極知己的好友的，若問為何仍要徵友，不為孤寂，不為事業，祇為一點神秘的誘惑，在蒼茫的人海中，聽運命支配所發的一種迷渺的尋求！

夢溪之(北京)

(六) 像需要水那樣急切

我的個子很高大，很瘦，但不像一個駝駝那樣，身子很結實，從不生病，今年二十六歲，男性，需要朋友像需要水那樣急切。

「吾友」，是我精神的膩友，它的徵友運動使我一萬一千分的興奮，因為我們可以藉着這塊實地，認識好多朋友。但我沒有什麼程度，專門學識更懶愧死，所以我徵求的朋友不加限制。

然而我是書迷，尤好閱讀各種刊物，現在我徵求的朋友，同時有書籍及多數刊物交換研究。這樣，我們將來的友誼將與俞伯牙，鍾子期的交情不相上下罷！

書虫之(北京)

引出了這樣的六節，雖然是不加註明，也

可以分辨出那是徵友廣告的「徵友」，那是「徵友運動」的「徵友」了。一個是要品端貌美，要「初中女生」，要保你日後滿意；一個是需要真摯坦白的朋友，時常熱心的來指導；一個是祇為一點神秘的誘惑，在蒼茫的人海中，想徵到一位愛靜默、好文學、愛自然、年齡彷彿的女友(同性)，要認識好多朋友，……不加限制，有書籍及多數刊物交換研究」。在動機上和企圖上，還不是望便可謂若觀火的麼！一面是荒淫的性慾追求，以金錢作為餌；一面是純潔的友情的呼號，用良心和信念來當標準。有心的人，是大可以明瞭的！

往往一些事情，並不如想像的單純，所以也就是還需要思考的罷！而且當施以攻擊時，更要認清黑白，辨明是非，分出遠近，看透真偽，誰友誰敵，才可以施以斧鉞，如果真是像黑旋風李逵，不管青紅皂白，便是一斧下去，猛勇固然是猛勇了，恐怕仍舊是脫不了要被人指為「發混」的。——我們的戰士，當舉起匕首與標槍之際，還是多看幾眼再發射的好吧！

(七月十一日)

雷姆之腿

英國大文豪家雷姆氏，一夕朦朧中間聲驚醒，諦而聽之，聲在廚下，披衣潛起。見一賊將竊其食物，亟呵止之曰：「汝何故行竊？」賊即聲答曰：「我俄且斃，不得已而為之。」雷氏曰：「汝果其俄耶？」賊見雷和顏悅色，意可激憐，乃曰：「然。」雷曰：「今有雷姆之腿(譯言羔羊，Lamb)亦曰雷姆之羊。一腿將賊直歸手乞食，雷即突起一腿將賊直歸至街心。」

(布衣)

肉慾的笑聲，  
▲和應着無言的飲泣！  
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司容  
容珍

淑英把疲乏了的身體投擲在那長型的沙發椅上，她想到方纔送出去的一帮客人。一種無名的煩惱和厭恨不自覺的侵襲入心底深處。一整天的無謂酬應使得她的腰骨都酸痛了起來。她又站了起來，無聊的走到那被置在房間角落裏的穿衣鏡前，鏡子裏便立刻映出了一個美好的身影，絲織的服物在電燈的光芒照射下發出了華貴的異彩，更顯得身軀的嬌娜和乳峯的高聳。但她想到這美麗的面龐，突出的雙乳，纖細的腰肢，以及肥瘦適度的大腿都會為那些卑鄙無耻的人間來擁抱和撫摸。她看到一些貪慾獸性的眸子，閃射出吃人的兇光。她會任從着那些人的要求而滿足了他們的厭惡，而結果她只能得到僅少的代價。想到了代價她使用目光轉到房間正中的方枱上，兩張一圓的鈔票安靜的躺在那裏。她理解得到這僅少的數目只有一半是屬於自己的，另一半則將歸納入那肥胖地像隻吸血的臭蟲似的房間女主人底腰包裏。

「這也能算是生活嗎？」她憤然了。她憎惡着自己，羞惱的情緒在她的心房裏漾了開來。她用手撫着自己被燙得屈曲了的頸

髮，牙齒緊咬着塗滿了口紅的嘴唇。她恨惱着自己和所有的人類。她希望地球會立刻崩裂開來，她看到自己和那些閃着獸慾眸子的人，胖得像隻臭蟲的女主人那

流着發出火焰的岩漿。感到幻想上的滿足，那一點點自慰的欣悅，漾得大起來了。誰的手指在叩着門扉，一個輕巧而熟習的音響又把從那無

二雨一夜二

尚先

黃昏的暗影，趕走了塵俗的市聲，雖是十五日的月光；祇因為灰雲阻隔，愈顯得仲夏夜的幽靜，寂寞。

夏神的甘肅，漸漸到雨聲，激動了躺在床上的我的心絛！悲哀的種子深深陷在我心深處；世途原是崎嶇的，人心還不是澆漓！十九年的拳頭以為有些事務被我把握着了，放開來看啊！手裏仍是一溜青煙。推不去層層的痛苦，解不開重重的煩悶，是誰使我如此？

別了伊四年的滋味，心想不哭又淚沾衣襟了！她溫柔的性情，天然秀麗的面龐，給我心慰的話語，我得意幾時？梅樹下我兩手摸着她的頭髮和雙頰，我熱誠的請求一吻！她微笑允諾了。

暫時的分離，誰會料到已將盡四年的變亂！耐心的等待着伊，已是起了無限底惆悵！  
淅瀝的雨聲漸漸增大！打散了我的思潮，抑首看那暗濛濛雨時的天空，一切都溶在寂寞的悲哀裏！

被捲入岩漿的暖流中。四肢、體腔、頭、髮都溶解於那赤紅色的溶液。世界在整個的崩壞，再沒有社會，人間，和一切的生物，更不會再生出愛與情，到處都奔肉而換得的代價之半。

我的境地裏回擺到現實。意識上她知道這又是那肚皮圓骨溜底女主人，來取那貸與的房間租費。也就是她犧牲了名譽，廉耻，皮

受了剝削的憤恨燃着她的心，但她卻無力來反抗，終於她低低地嘆了口氣。  
隨着她輕微的喊出「進來！」那掛懸着緋色門簾後面的木板門便自然地在地面上劃過了一個弧線。一個大的面龐，上面縱橫的滿佈着脂肪，是那那鼻頭像像輪在兩頰的中間，眼睛也沒處安放，只好盡量縮減自己的版圖，小得只剩下的一線的空隙。這上面唯一的一點點要算得是那遶圖的嘴唇了。鮮紅的唇膏塗得有一分厚，配了那擦着白粉的圓面孔越發來得醜目。

「淑英！那大而紅的嘴唇向四外擴張了一下，大概就算是笑吧！二趙二爺走了嗎？這輩人，哼，每天來泡一會，丟下兩塊錢就走。」是滿意，是不滿？因為發音的平板沒法給人家推定得出來。  
但那兩塊錢卻被她拿在了手中。

「這兩塊錢本來應該有除一塊，可是你前天因為妹妹生病沒錢吃藥向我借的一塊錢便從這裏扣吧！」臭蟲吸着人的血，自身是認爲自然的，所以那女主人便又移動着那肥胖的身體走向方纔進來的木板門邊。

「碰！」龐大的身影在門的底邊和門檻相碰的音響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少女，擁着一副空虛失望的情懷。  
她想到那一向永是營養不足有着瘦脊身體的姊妹，正在病榻上呻吟。于是一層陰黯黯黑的影





## 紐芬蘭失事記

煦東

一個人在危急存亡的關頭，若不持以鎮靜之態度，而復不運用理智去應付，恐怕失敗以至於犧牲了性命，是一定不可避免的。本文是一位飛行家，自述其在飛機遇險後，那種應付困難，使自已脫險而重慶的經過。——譯者

人。這個身體就是斯納爾哈姆。很顯然的他是在撞毀時致死的。在主輪中我又發現飛行官柏爾德也死了。費德烈爵士雖然活着，但是還沒有醒過來；他的頭部受了重傷，並且左臂也斷了。

約有十五分鐘，我才將費德烈爵士喚得半醒過來。不知怎樣弄的吧，我居然將他從艙板上放在架牀上，而且拿降落傘上擲下布來給他綁住傷處，又弄一些絲條給他纏好胳膊。

我問費德烈爵士，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跳下去。但是他仍然不省人事，不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却有力量說話，好像他是一位軍官，或是一位臨診的醫學教授。他吩咐我將他的話記錄下來。夜裏他醒來，好像完全清醒的人一樣，很快的說一些話，並滔滔不絕的講一些我不能明白的醫學上專門的字句。因為我自己受了傷，不能將他的話全記下來；但是有的時候，為使他平靜下來，我只得勉強寫動一下。

我們就是這樣的過了一夜。費德烈爵士漸入無知覺的狀態，以後稍清醒過來，又開始他那離奇的述說。這多半是這位大思想家，在同死亡掙扎的時候，要將他的最後的思想記錄下來。或者在那個時候，極有價值的醫學上的知識是失掉了。

到了早晨，我就出去了。天氣是極其冷的。我們是在一個湖邊上，五呎深的雪中。恐怕在這個亂石小樹中，不容易發覺撞毀的機身。

費德烈爵士的情況是越來越壞；到了午間，很明顯的看出來，若是不急施救，他就不能再活了。我因震動和受傷而十分衰弱，只好退回來。我將機上的地圖撕了一半，又用膠帶捆起來，成了一雙很可觀的雪鞋。

我向那一邊在我認為是海的方向走去，穿着那雙臨時作的雪鞋，一摸一頭的走着；不一會的工夫，我就支持不住了。我看見幻景中有房舍。但是當我到了那裏，不過是雪蓋着的樹和石頭。

我屢屢的跌倒，需要好幾分鐘才恢復過方氣來再走。我到了那在我認為是一道小河的岸上，要決定一下，我應該向那一邊去：向左呢，還是向右呢？這時烈風正颯着。若是我順風走呢，那就容易些；但是我若逆風走呢，那就容易回來。

我選擇了逆風的方向。若是不然的話，我今天恐怕就不能在這裏了。因為沿河冰面行不多遠，我就被捲不堪了。我會有好幾次要放棄了回到飛機那裏去的意圖。但是慢慢的等我的力氣恢復了，我就又試一試。我給我自已指定一點小事；我不想飛機，因為牠在好幾哩路之外。我拿前面的石頭，前面的小樹當作我的目的地。這樣，我若是跌倒了，就等着我的心是否再跳，然後我再立新目標。

第一天的下午所行的二哩路，竟使我從午間走到黃昏。當我回到飛機那裏的時候，費德烈爵士已經死過去了，他必是極力的掙扎着，從飛機上出來，走到五呎遠的地方才倒下去的。

因為軍事上的限制，不能將發生失事慘劇的詳細緣故佈露出來。為補充這個緣故，我只能說，我正要飛往英國；並且被派送唯一的一位旅客——著名的加拿大科學家和發現 Insulin 的人——費德烈·班丁爵士。

離開紐芬蘭不久，我覺出飛機飛得不怎麼穩當。我認為我們必得回去。我於是將重要的燃料投入海中，並且教別人將行李及以後能找到的東西，拋下海去以減輕飛機重量。當我確實知道，我們又在陸地的上空的時候，我告訴無線電員斯納爾哈姆，去到機艙中吩咐航海軍官柏爾德，和費德烈·班丁爵士都跳下去。

我覺着飛機在平衡上起了變化，並且以為他們都下去了；我就集中全付精神使用儀器降落地面，因為當時不能看見地面。在安全着陸的數呎高度內，我的機翼就撞在那塊一片荒涼的地面上所僅有的一棵樹上；這是我後來幾發現的。我記不清撞毀時的一切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發覺我的頭部流着很多很多的血。當我起來向機艙中，去我救急的藥品的時候；使我驚懼的是有一個人正倒在無線電室的外面。在我確實以為機上就祇有我自已一個

我一點勁也沒有了。我的脚蹠，因飛機撞在樹上的時候，扭了筋，差不多一直腫到膝上。在走路的時候，每一步都使我疼得要命；最後後的五百碼，我為保護已受傷的腿起見，是用手和膝經過雪堆中爬過來的。

我將飛機的帆布幕蓋在下面，又拿兩件大衣蓋在上面，想要睡覺。我的精神衰弱極了。光景好像是絕望了：在這個離任何常求救的通路都很遠的紐芬蘭的荒野中，有被雪堆蔽着的撞毀的飛機。在這裏輪着一個倖存人，他是僅有的另一位活着的人，對我講着急促的講話。現在他沉下去，死了。一個偉大的冒險事業，在這廣漠無垠的荒野中倒下。我也幾度想要放棄了希望，只是倒下，睡在這圍繞我的寒冷冰天雪地中，與我的同志們偕亡。但是我沒有。

第二天早晨，我用了差不多一點鐘的工夫，活動我的脚。我的腿是更壞了，我的背扭傷了。我的頭和臉結了血塊。不過我的思想還够清楚的，告訴我必定要製一個計劃。我吃了好些苦楚，才曳到附近的一塊大石頭上；拿着鉛筆和紙，將我所有的，和看着地圖計劃的，每件都列成一個表。

我坐在石頭上，同我自己作一次長談。我將整個的情形大聲討論了；並且耐性的提醒我自己，對於利用我所有的物力至其極大的限度，是有絕對的必要的。這種談話，對於我有驚人的幫助。我看出一個奮鬥的機會來。

這是我計劃：我要在這個裏再留兩天。若是天氣宜於飛行，我就許能從空中發覺。若是天氣不宜於飛行，在第二天我就向西出發。依我的計算，向西行約二十五哩就能遇見藏路。我有了一雙新作的雪鞋，和一架飛機的金屬蓋而作的雪車，我每天能行五哩路。那一天，我用好多的時間弄下一個飛機的羅盤針。我將降落傘用來作捉兔子的陷阱，因為這個地方滿處都有兔的踪跡。我不知道怎

樣去用陷阱捉兔，但是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是否我要學一下呢，無疑的我要學一下。在這一天裏，有許多架的飛機在附近飛過。我用一些飛機撞下來的樹枝，澆上汽油，舉起火來。我點了三次。汽油是燃着了，但是樹和樹枝上滿掛着霜，則很難點着。

我渴得要命。當飛機撞毀時，一隻輪子將湖上的冰撞穿了一個洞。洞中的水尚未結冰，是上面浮着厚厚的一層汽油。我想不出好主意來取汽油下面的水，可是那個洞却不不斷的澆我。

在飛機上有食物——火肉的面包，橘子和救急食品的罐頭。這些都凍硬了。不過我却吃了幾個橘子。將牠們拿上牀，在夜裏貼着我的身體放着，早晨的時候，就可以半化了。我不斷的吃雪，但是雪不能解我的渴。將汽油倒在，放起火來；這樣雪就化了，從飛機起到現在，這還是第一次才得實惠的喝着水。

那天是我出發前的末一天。我的雪車也裝上了。當時有一個很大的誘惑，催我立刻動身。但是我停住了，我要再給他們我我一次的機會。

那天午間，我坐在右旁，聽見一架飛機飛來，越來越近。於是我用汽油，坐墊，一個救生帶和一塊洒上油的披飛機的布，放起火來，叫牠起烟。但是沒有用上。

發狂的搖手，擺動膝臂，呼喊著。但是駕駛員並不是看見了我。他繞着飛，越來越接近毀壞。飛機飛得很近——近得使我認識了駕駛員，是一位老朋友叫作傑姆·阿雷遜。他投下一個「救應」的信號來，然後他飛到適當的高度，好清楚的拍發無線電。

傑姆繞着我飛行，總末失去了這出事地點。不久，他的飛機，空箱，像個箭一樣，從他的車下。不管他是怎樣發狂的，我舉出他們的東西，將我的名字踏成五十呎大的字。我寫成一「字，又寫成三「個死的」。

他們扔下來的食物，有一個崩開了。在食物中有一罐開罐頭的刀子，和一個罐頭醬汁。在我有生以來，就從沒有嘗過什麼東西再比牠香甜的了。

這時我筋疲力竭了，在深雪中來向地跑着，也有點打戰。羅是空中讀是飛機的幫助到前，還有不能多久的。究竟在實際上的幫助到來以前，我爬到睡袋中去等着。我當時還不知道，不到一哩之外，一架飛機已經將消息投給兩個紐芬蘭的獵人。這時，他們正向我這裏來，一個一輛雪車，預備在日落前將我送到人煙之處。

後來，我才知道，我找到我的線索，是一個奇怪的後因：原來是因為一個「海行記號物」。這是一種細頭鉛筆，當飛機越過的時候，當我在銀光中，我們能夠藉着它計算出飛機的航程。我們將它投下水中，在水面上就散佈成一條明亮的線。當飛機過時，有六個「海行記號物」在機裏，我其中一個東西壞了。當我在飛機裏，我記起那架飛機的拉繩，就開始出發。我放棄了再被飛機發現的希望。

我走出約有三百碼遠，又聽見牠回來了。因為我對於它完全失望了，雖是飛機的聲音越來越大，我也毫不停步。

飛機正在頭上飛過；當我向上望的時候，我看見機翼向下一偏，駕駛員向下觀看。我





好萊塢新進影星約翰和娜杜娜

不管什麼午夜後的結合，閃電式的離離等之類的事情，米高梅公司還企圖在 We Who Are Young (此片未來華，故無譯名) 這部片子裏表現出娜杜娜 (Lana Turner) 是一個有個性的新女星，這算是一件和以髮刷代替點頭一樣的事，我曾經說過不論米高梅公司是怎樣打算，約翰雪頓 (John Shelton) 在這部片子裏到很可以成爲一九四〇年新發現的最偉大的男星。

在這描寫一對貧窮而無職業的伴侶爲生活而掙扎的片子裏，雪頓是飾杜娜的丈夫。

我總是這樣說，在好萊塢不應攝製明顯而尋常的，關於一般工人的故事影片，因爲只有豪華富貴是好萊塢唯一成功的途徑，像那關於失業者的片子只不過有百分之一罷了，其餘的便全都是太太一天到晚穿着絲質的衣服，丈夫們永遠以威士忌酒來解除苦悶和憂愁的影片。

說到約翰雪頓我總認爲他沒受過飢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一想到他，我便彷彿看見一羣新星在眼前閃的，不論你相信不相信，雪頓也是在其中的。

杜娜的丈夫，是個勇敢、和母親、還只是像一個富於誘惑性的少女；而雪頓飾一個有野心而受過苦痛的青年，丈夫却還真得好像他好似的，過貧窮的壓迫。

### 一九四〇年新年發行的偉大男星 約翰雪頓

——譯茗煙——

記起一九三四年時，我首先去拜訪羅勃泰勒 (Robert Taylor) 三個月以後大家便都去拜訪他了。於是去拜訪約翰雪頓的心便又發生了。

二十四年前在羅斯安其斯降生的，他在亞力山大，哈麥雷特學校是一個壞學生，他父親希望他致力於體育等等的事業，而他却拒絕了。這位愛德華普里斯老先生對於他唯一的兒子要作電影明星的願望異常的不滿意。

「電影根本不是人幹的事業！」他這樣堅決的說，可是他的兒子仍舊繼續的努力着。

從事電影事業失敗以後，他便到紐約去從事百老匯的戲劇事業，然而一年後他又被飢餓所逼迫，重新回到好萊塢作第二次的試驗。

當他父親對他更加憤怒的時候，米高梅公司忽然間在 *Take This Woman and The Ghost Comes Home* 給他一個角色。

隨着這位愛德華普里斯第二便改名爲約翰雪頓了。

雪頓雖然不能真是所謂「美男子」，但是同樣可以引起很大的注意，他的臉有一些像羅勃泰勒，又有些像高克哈利遜 (Ray Harrison)。

「有許多多的人在等候米高梅公司去發掘他們，」雪頓說：「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所期望的比別人更大，更多一些。」的確在好萊塢等待着時機，等待着影片公司尋覓新人材的人真是難以數目來計算。關於雪頓的事幾乎是和一九三四年時亞爾頓勃魯夫所告訴我的關於羅勃泰勒的故事完全一樣，的確是，歷史是常在重演的。

當約翰雪頓非爾德羅維演劇失敗回到好萊塢的時候，有許多人說：「有時候，他們是要跌倒的。」

「爲什麼？」約翰對他們的答覆是這樣：「我從那裏而得到很大的興趣呢！好萊塢的人大概不會知道，不會瞭解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沒有利益的事是非常有價值的！」

事實是這樣，雪頓也這樣相信：「在現在世界上，做最好最慈善的事情的人們都知道他們得不到利益和感謝，然而他們要那樣做！」

約翰若非爾德羅維現在正在華納公司攝製一部叫做「流金」(Flowing Gold) 的片子，並且預備演一部華西哥詩人所著的小說。

他墮入情網了，差不多幾乎是要和他的情婦——一個墨西哥的女人結婚了。美國和墨西哥的關係由於南部邊界的原故趨於惡化，所以華納公司當局極力想避免這事件的發生。

同樣，說到荷蒂黛維斯，我會親眼看見他和赫伯馬歇爾在攝

影戲演過一幕戲，同樣的走路，同樣的說話，……同樣帶着苦痛的表情，……

我非常喜歡看荷蒂的影片，因為他演出來的故事是那麼真實，那麼深刻就好似目睹一件真悲劇似的令人同情，令人傷感！話愈說愈遠了，約翰雪頓的

表情同樣的會令人感到同情和傷感，他在這部片子裏 (We Who Are Young) 要比爾娜杜娜的成功大的多，與其說米高梅公司要介紹給我們那位女主角杜娜，到不如說是介紹給我們這一九四〇年新發現的最有希望的男星。

關於這位新星約翰雪頓，在我國知道他的還很少，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成功，而是因為沒有人向我們介紹，我相信這位不可限量的天才而又受過真實苦難壓迫的演員的作品，不久便可以運到中國來和我們見面。

### 再介紹：讀者—— 二一個簡單的魔術

### 木公積

上一期的本欄(本月七日)，曾介紹給大家一個極簡單的魔術，本期介紹的一種，比較複雜一些，此後如果可能，將不時找到一些這種材料，來增加讀者的興趣。

附圖是凱斯克拉克同他的女助手娜丁葛小姐表演的一種所謂「Griping」表演時，克拉克拿着兩條長約五英尺的繩子，把兩條繩子的末端，交給娜丁葛，然後她自己照附圖(一)的樣子從短褲的右口穿過，經過臀部的後面，再從左口穿過，等到穿過的繩子與留在右邊繩子長短平均的時候，克拉克任意的在兩邊各提起一條繩子，繫一個扣，再把兩條繩子完全握

住，如附圖(二)的樣子，用力一拉，在表演到這一幕的時候，你一定要咋舌不止，因為在附圖(三)中，兩條繩子，已然安安穩穩地拿在克拉克的手裏，毫沒有留在娜丁葛的身上。

這一個魔術，雖然顯得複雜，其實說來也很容易，克拉克用的兩條繩子，實際如附圖(四)的樣子，把繩子都從正中折下，相對起來，用極軟的一種鉛絲(保險絲或是細線都可以代替)連接起來，於是，在握住繩子的時候，必須從當中拿住，如附圖(一)娜丁葛接過繩子的時候也是用右手先握住繩子的中部，這樣便不會有人看出破綻來了。

◇(一)娜丁葛把克拉克手中接過的繩子，慢慢從短褲的右端穿進，再從左端穿出。



◇(二)克拉克已把繩子拉好了扣子，正在用力的拉。



◇(三)繩子的一頭，娜丁葛



◇(四)兩根繩子就是這樣連在一起。



## My Friend

## Profits from Idleness

By Alan Devoe

We live in a work-conscious era. We are all of us under constant pressure to get more done, to increase efficiency. Now, work is an excellent thing in its way and by devotion to it our race has produced a host of achievements. But work can also become an obsession. It can come to absorb our attention so entirely that we lose our natural gift for enjoying idleness. We turn into work-ridden neurotics, and we forget that How to Get More Done can be a very vicious knowledge unless it be balanced by an equal knowledge of How to Do Nothing.

The practice of idleness is not as easy as it sounds. You are not going to relearn overnight the antique technique of relaxed contentment which once upon a time we shared with owls and moles and badgers. But you should try—because by no other means will you find those quiet reservoirs from which a human being can draw strength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latter of our industrial world; by no other means will you be able to tap certain ancient wellsprings of the spirit.

To see how grievously ignorant we have become,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observe the pathetic behavior of men and women who have escaped from their jobs for a while and are earnestly trying to idle. Playing golf, driving an automobile, hiking, dancing—these furious pursuits are not proper ingredients for successful idleness. Nor is even the man who is raking autumn leaves or weeding his delphiniums or strolling with a friend practicing idleness. He is engaging, to be sure, in pleasant and agreeable occupations. But he is not idling.

The recipe for idleness is simple: it consists of the abeyance of physical strain and cessation of purposeful thinking. It requires that you allow yourself to become for a while as purposeless as a maple leaf or a stone, that you abandon those restless biddings and nagging energies with which civilization has infected you, and that you exchange the fatiguing habits of planned activity and planned thinking for a directionless and unguided drifting of the spirit. It requires, in a word, that you do nothing.

## 由安逸中得到益處

陳 礪譯註

我們生在一種有工作自覺的時代。我們全都是不斷地被迫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增加工作的能率。然而，工作本身是一件好事情，由於專心工作，我們人類所以成就了許多事業。但工作也能成爲一種難以擺脫的苦惱。它能完全吸收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甚至於使我們失去我們享受安逸的天然才能。我們變成被工作所壓迫的神經病患者，而且我們忘記了佛知道「怎樣去多做事情」是會成爲極其錯誤的，除非我們也同樣知道「怎樣不做事情」使其保持平衡。

實行安逸卻不像聽來那樣容易。你不能在一晚上就重新學會古時那種舒展心身的技術，從前有一時期我們即曾和貓頭鷹、鼯鼠、獾類等分享過這種舒適。但你應該勉力去學習，因爲除此以外你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找到安逸的寶庫，從那裏提取力量抵禦我們這工業世界的騷擾；你也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汲取一些古代精神的泉水。

祇要觀察一般男女們暫時逃避他們的職務，極力想去看去安逸一會兒的那種可憐的行爲，就可以看出我是變成多麼麻木無知了。打高夫球、開汽車、徒步旅行、跳舞——這些熱烈追求的娛樂都不是適於成功安逸的要素。即便是收葉落葉、刈除雜草、或與朋友散步也不是實行安逸。的確，他是在做着一種愉快適意的事情。但他並不安逸。

安逸的方法是很簡單的：包括弛鬆肉體的緊張，和停止有作用的思索。需要讓你自己暫時成爲一片楓葉或一塊石頭似的毫無目的，放棄那些浮動的酬酢和喋喋不休的精力，這些都是文明帶給你的流毒，把你那有計劃的行動，和有計劃的思想——那種使人疲勞的習慣——改成爲無目標，無一定方向的精神的飄蕩。簡言之，你不需要不做任何事情。

in its way 在其範圍內； a host of 許多； turn into 變成； overnight 過一夜； reservoir

貯藏所； to stand up against 抵禦； delphinium 草之一種。

# 友力我

## 子羊

一、お家忘れた

お乳ほしかろ、

何時まで待てば

赤い夕日が

まだ／＼子羊

百合の花咲く

親の羊が

二、連にはぐれた

廣野を越えて

何處へ迷うて

あたりがとつぶり

まだ／＼子羊

牧場の小屋で

親の羊が

子羊は

さびしかろ。

歸へるやら

沈むのみに

歸らない。

山すそで。

呼んでゐる。

子羊は

里越えて。

行つたやら

暮れたのに。

歸らない。

悲しげに。

鳴いてゐる

一、迷途の羔羊啊！

想吃奶了吧？很孤寂吧？

等到何時才能歸來？

紅色的夕陽已沉，

小羔羊啊，還是還是沒有回來。

在百合盛開的山隈底下，

一個老羊正在叫着。

二、失羣的羔羊啊！

跑過了荒郊村里，

是迷途於何方去？

大地上已經完全變成了漆黑色的，

但是小羔羊啊還是還是不見歸來。

在牧場的圈裏淒愴的，

一個老母羊正在哀鳴着。

胡・譚・譯・註

「註釋」「ほしかろ」的ろ是一個助詞，表示命令，接於用言之第一變化下「ほしか」是一個形容動詞，就是由原來的形容詞ほしい變來的「さびしかろ」的「さびし」也是一個形容動詞其下加命令助詞。「のに」就是雖然的意思「子羊」就是小羊「咲く」就是開「山すそ」就是山隈底下「親の羊」就是母羊「連れにはぐれた」就是失羣的「あたり」就是附近週圍「とつぶり」就是漆黑。

## 二關於日本語二

中國在他獨殊的地位上特別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為有許多地方足以供我們研究，却並不，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倣中國，現代是模倣本國古今文化之參考。從實利這一點說來，日本文化也是中國人現今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却經過一番調劑，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家，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更為顯著，雖然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除了把他當作一種民族文明而錄周作人先生的「日本與中國」

！子份亂鴻滅動！離離遊走趨

六中教職員素描

光陰如流水，不覺六中已有一年的歷史，上月三十號，六中第一屆的畢業式，隆重的舉行過去，校舍也是油然一新，因為曾用一萬七千元...

六中的教職員，都很熱心，是訓育主任徐先生兼歷史教員，教務主任李先生，兼授高中的數學課程...

肅正

很早，時常也跟著學生一齊作早操，很少見他處罰同學，尤其不願意輕易開除學生。

事務主任兼體育教員的張先生，是一位矮小的胖子，從外表看去，就可以知道他決不是貪財的事務...

除外還有幾位可寫的人物：如『小馬』『奧爾』『望天』『老白薯』，馬××：『小馬』是訓育課的訓育...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友情

# 徵友信集

## 吾友叢書第一種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份！  
 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情的安慰和學術的砥礪！  
 是一部最適合青年男女需要的，時代的，新穎讀物！

這本叢書，經過數百青年男女的認真手筆，毫無修飾的新穎供了讀者。他做了最精確的整理和編輯，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最精華的一部分，印成書，相信是青年男女應當人手一冊的！

價值亦不可不讀。做散文看亦未嘗不可。確是青年男女應當人手一冊的！

三十二冊，彩色封皮，上等報紙精印  
 每冊實售國幣一元，預約特價八角  
 八月十日出版，預約即日起至八月五日止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旅行通訊

船上的喜劇

緒先

船身一衝出大港口，就像釋去了羈身的枷鎖的囚犯，沒命地跑起來，機器完全開動了，整個船身也急速顫動起來，刺刺劃開平靜小波，一起一伏衝上前去。

真是茫茫無際的大海。眼前一片無垠的藍，擴展到地平線和天藍相銜接。浪花迸到船面上，衝刷污穢的甲板，把由陸地踐踏的污泥一刷而淨。海風從四面吹上來，涼爽中帶了鹹味。整天奔波于事業的人，也得以舒一口舒坦的長氣。

天色漸漸暗下去，船杆上的燈依次燃起；天壁湧來幾片黑雲，飽蓄雨意，風越來越急，浪頭隨着益漸洶湧，澎湃聲和機械聲混成一片，空氣異常沉重，乘客們紛紛歸回自己鋪位。夜完全降臨了，四周一片黑，蒼黃的燈光，只能照破一尺見方的地方。在這蒼黑的大海裏，船側斜着，開足了全副馬力，撥開迎頭湧來的浪頭，向前開去……

半夜裏被一陣痛楚的呻吟驚醒，睜眼一看，貼隣的夫妻的「妻」蹙額皺眉地呻吟着。起先我以為是偶然的發痧。心裏極大的不樂意。可是看那「夫」一陣寒一陣惡的表情，恍然明白了。我想起那「妻」便便的大腹，明白了她所以呻吟的原因，知道不久將有一幕降生的喜劇要在這三等艙裏演出。這時那「妻」的痛苦的表情是值得同情的：咬牙切齒，閉目蹙額，頭上汗珠如滴，一陣陣發出嗚嗚的呻吟；男的張口呆目，不知所措，那表情十足代表一個作錯了事的弱者的行徑，望着生死掙扎的妻，莫奈何搖着

頭。最後才鼓足了勇氣告訴了茶房。茶房立刻請附近的人搬到四周空際地位，把幾張較大的席子支起，圍成一個圈形，作個臨時產房。

我們都抱着滿肚子怨恨搬到四周。有人竟大聲嚷道：「有孩子跑船上來養！」男的聽了也無可如何。只好暗暗着急，對着我們作出種種低聲下氣的窘態。

我又暫時入眠了。大約在早晨七點鐘，又被一陣嬰孩的啼哭驚醒，是從臨時產房送出來的，一陣微弱不成泣斷續的哭聲。我不禁也替那蹙額的「妻」舒一口長氣。這微小的生命一出生，立刻惹起了許多人的注意。茶房立即跑上船長室報告這樁喜事。（船上以為這是船的幸福。）一班乘客也不似先那樣不客氣，都厚着臉皮，伸過長滿鬚的頭臉要看看究竟。富有生有經驗的老太太們，都不約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告訴茶房要用剪子剪斷臍帶。這時產婦的痛苦却不被人關心，「妻」只被看成一付生孩子的機械，有的人竟乘機打諢起來。

剪子始終沒找到，年老的茶房喊：「前艙不是一把嗎？」「那是把大個的！」不知誰回覆了一句。「不行！我的天爺！得用小剪子。」一位四十餘歲的老太太伸了伸舌頭喊：「而且那把大剪子補都是牙。」穿工人衣服的一個水手補充了一句。

穿着白制服的船長領着另一個人下船來了，那人手中提了一隻皮包，臉上一團和氣。問茶房才知是船上的大夫。他便走進臨時產房執行他的職務去了！

三等艙頓時熱鬧起來。頭二等客人那大駕光臨了，四等艙的客人沒有下船的優先權，只好羅集在艙外伸頭探腦地窺視，等到茶房振臂一呼，便又一隻蜂似的擁回。我默默地站在一角，看到這些變化，我茫然不懂人們的天性竟是这样好奇。

大夫從臨時產房走出，臉上滿漾着勝利的微笑，他向船長報告一切手續都已辦好，船長含笑地點了點頭，又轉向「妻」的「夫」說：「一切都很平安，這是你大喜，同時也是船上的大喜。我有一個名字要送給你這位令郎，不知你可願接受？」

那一向沉默着別人為他「妻子」忙碌的「夫」只好答道：「好！那再好沒有了！就請船長賜名吧！」船長四面看了一眼，莊嚴地却又慢慢地答道：「我所要給的名字是「福海，」不知你的意思如何？」又轉向家人：「不知大家意思如何？」

乘客都一口同音地贊助。「夫」見客人都同意了只好默認了。之後，船長便走了出去。茶房立刻發起道喜的捐款，每人至少得掏出一元。我們呢？也只好摸着一元不剩的錢袋拿出一元捐上。

乘客都頹喪地躺下。不知誰抱怨地喊了一句：「我有老婆也讓他上船上生養。」「夫」對着妻苦笑了一下。妻便轉身料理新生嬰孩去了。



# 鰥夫另娶

## 孀婦再嫁

蕭瑟

### ◇ 是同樣的合理與需要 ◇

第五十一期友誠君寫的那篇「鰥夫守義」，  
 編者守節都是應該的一文，我看過之後，覺得  
 確有一部分理由，不過我認爲作者所根據的  
 理由，都建設在錯誤的觀念上。  
 一、作者未澈底了解精神的安慰與物質的  
 安慰，究竟是什麼？作者說，「人類需要精  
 神上的安慰，是比較物質要緊的多。所以一個  
 妻死再娶的男人，他和新人的關係，與名節  
 等都沒改變，只是換了一個人，那麼觸景傷情  
 ，他的精神上一定受到相當的痛苦，否則他  
 太沒良心了！那麼孀婦再嫁一定也感到同樣的  
 痛苦。所以爲了安慰自己的精神，爲了紀念死  
 者，也應該守義，或守節的。」在作者以爲男  
 婚女嫁都是物質的安慰，而所提到的精神安慰  
 ，只不過一點免除痛苦——觸景傷情，精神受  
 到的痛苦，這僅僅是消極的精神安慰；作者也  
 許未想到夫妻間那熱情的擁抱甜蜜的接吻，溫  
 柔的談笑，瑣事的互助，那才是最上的真正的  
 精神安慰。夫妻之間如果死了一位，就是  
 方失去了最大的精神安慰，既是死者已去，那

一方在合法範圍內，尋求一個最大精神安慰之  
 給與者，豈不很應該嗎？  
 二、作者未澈底了解生者與死者對待之關  
 係：在作者以爲如果再娶再嫁之後，不觸景傷  
 情的人是太沒有良心了，這當然有一部分理  
 由，不過人是感情的動物，觸景傷情大概是  
 難免的，然而對良心一節，不見得那麼相關，  
 何況夫妻間，未亡者對亡者之悲痛程度，都是  
 根據兩人活著之恩愛如何，如果生時相親如仇  
 毫無愛情，那相恨死之不得，何暇悲哀？倘生  
 時相親相愛，那麼愛一個人就是願意這個人幸  
 福快樂的，亡者既是最愛未亡者，當然希望未  
 亡者在世活著幸福快樂，而絕不願那未亡人因  
 著自己的死受到任何痛苦。我認爲真有愛情的  
 夫妻，如果死了一位，倘死者能言，一定會  
 告訴未亡人爲了終身幸福，趕快再娶或再嫁，  
 其而至於爲之尋求對象呢。這樣看來，死者是  
 不需要活著的人去紀念的，就是紀念也不願用  
 守義或守節來作紀念禮品的。  
 三、作者未澈底了解人類彼此最親切的關

係：作者以爲「人類彼此的關係，最爲親切的  
 ，莫過於親與子」，然而實際上，人類彼此最  
 密切的却是「夫婦」，並非「親與子」，夫婦正是一個  
 整個的完全人，而親與子却是像樹木與果  
 子的關係；我們看西歐話中有時對很熟識的朋  
 友，談起他的妻子稱爲「你的一半」，即表示夫  
 妻爲一人之理。固然父母愛子女毫無微不至，  
 然而子女却不能在父母死去了一親之後，給與  
 未死的父或母以最大的精神安慰。一顆樹不能  
 爲了果實而忽略本身的滋長，同樣，父母也不能  
 能單爲了子女而放棄個人終身幸福。何況繼父  
 或繼母不見得都是不愛那些別人的子女呢？  
 四、作者未澈底了解正常的人生心理：人  
 終究是人，除了男女，再也沒有別的一性，所  
 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沒有了男女就  
 沒有了人類，沒有了現在的世界。死的是死去了  
 了，我們又有甚麼辦法？別忘了，夫婦之間，  
 一方死了，而另一方却是活著，既是活著就應  
 當活潑潑地活下去，作者所說：「人的情感是  
 不受任何限制的」，這句話正好是在這裏，  
 在可能的範圍內，鰥夫另娶，孀婦再嫁，既不  
 違犯自然，又很合乎法理，更能給與活著的人  
 快樂與幸福，那麼何樂而不爲呢？  
 總之，人生我們要澈底明瞭它，我們要抓  
 住人生的要點，要在正常的範圍內，謀求正當  
 的幸福與快樂；不僅是消極地免除悲痛，而要  
 積極地尋找愉快，不要忘了，惟有愉快的人生  
 ，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這裏所說的，只是理論方面，鰥夫另娶，  
 孀婦再嫁，都是同樣的合理與需要，不過事實  
 上爲甚麼鰥夫很容易的另娶，而孀婦却很難的  
 再嫁，這問題對於社會家庭及經濟各方面，都  
 有很密切的關係，討論起來，那就太長了。  
 最後，我相信友誠君的立場與觀點，自然  
 和別人不同，在另娶再嫁的男女平等這一點  
 上，我是承認的，不過所謂「鰥夫守義，孀婦  
 守節，都是應該的」，我卻不敢輕易地讚成。

# 說小鐘分兩

## 二緋一色的一風一波

披·節·

新婿不久的清和珍，這一天忽然吵了起來。

原因是清有一夜在朋友的宴會上喝醉了酒，回到家醉言亂語的得罪了珍。因此珍竟氣憤得要外邊去找職業，說是——絕不再在家裏製作丈夫的「撒酒瘋的玩藝兒」！

第二天，清酒醒了後極力向珍認錯，甚至於說自己以後滴酒都不沾唇。但珍却始終堅持着自己的主意——找職業去。

清在極力勸解無效之後，對着窗戶出了會兒神，忽然向着氣昂昂的珍，暗地笑了。

沒有三天以後，珍在報上見了一條「招聘女秘書」的廣告。學歷，年齡，性格以及所擔任的工作，都非常適合她的個性。於是珍揀着皮包去了。

傍晚，珍帶着自得的神氣唱着歌回來，做然的向清說：「經理說我正合適。月薪一百，每天工作五小時。」

那個祇笑了笑，沒言語。

是在珍就職後兩個星期的一天夜裏，珍由經理住宅的大廳門廳出來。忽促的帶着驚懼的神情坐上輛洋車，緊催着車夫快棧回家去。

這份壞心……要不是自己機警，那就真不得了人了！……她不由得臉紅了。她記起清常說的一句話：「社會是罪惡的，尤其是男人們爲了獲得一個女人所採取的手段。」

「清！我絕對不起你，我後悔當初不聽你

的話……」

珍進了家門，哭着撲到了清的懷裏。

「怎麼？爲甚麼？……誰欺侮你了？」

「那鬼經理他沒安好心。今天下午剛下班他叫我到他住宅去抄寫幾封信。……他竟鎖上了房門，勸我陪他喝酒。還說些胡三話四的。後來他喝得醉爛爛的跑到浴室去洗澡。我偷着鎖上了浴室的門，才跑了回來。」

她感到極度的委屈，緊擁在他的懷裏。清却溫和的安慰她：「別難過了！明天不去作事好了！……過去的不必說了，以後好好在家裏作主婦好了吧！……」

「……我不是常和你說嗎？……社會是罪惡的……」

電話鈴響了，珍去接電話。奇怪的竟是經理的聲音，說是找清。清笑着過來接電話，珍莫名其妙的在旁邊聽着。

「清嗎？你還法子倒不錯。可是嫂夫人以後見了我還不罵死我啊！……」

「不要緊！明天我給你們引見引見就行了！」

「你們訂立和約了嗎？……我可受罪了！現在打電話還在浴室裏哪！……」

「哈哈……」

電話掛上了，珍也明白了！臉一紅撲到清的懷裏哭了起來。

「珍！別生氣，聽我說：這是我的老朋友，新從×市到這兒來任經理……我就想了這麼個法子……叫他登廣告……」

「你真壞！……她感到陣彼人耍戲了的委屈；同時也感到陣丈夫對自己深刻關心的喜躍。

「珍！相信吧！我是愛你的，假如你真的

找到職業，會不會真的遇到這種情形哪！……」

她怔怔的哭了，他也笑了。

兩張笑臉解除了幾日來的隔膜。

四片熱的唇連繫了愛的交流。

電話鈴又響了，還是經理。說是「請嫂夫人把浴室的鑰匙給送過去！」

「吾友」合訂本第二號出版了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二號自四月一日起至六月底止，共計二十七册，軟皮洋式精裝，每册僅收原價三元四角。本日開始發售，外埠另加寄費。



新 環 公 司 出 品  
神 探  
巨 盜  
後 集 大 門 法



今 天  
開 演  
米 凱 羅 尼  
主 演  
青 春 之 火  
中 央 電 影 院  
主 演  
葛 璐 麗 琪 安  
金 橋 雛 鳳



(三)

告訴妳怎樣根據藝術的原理和科學的方法來打扮妳自己！

Margaretta Beers 原著  
趙今吾 譯

：隊擊遊  
：喝吃地隨

。民良理活，火放夫拉，淫姦地隨，

### 溜肩和狹肩的化裝方法

下面所列舉的幾個方法，是如何將你的肩部顯得寬闊和平方起來：

- 一、穿寬肩的第一個方法。
- 二、穿寬肩的風衣。
- 三、衣袖的上部肥大，至肘部以下縮小貼接腕部。
- 四、穿著肩與頸部的衣服，在肩部裝飾一些花樣或是褶襉。
- 五、外衣要肥而寬大，使身體上形成一個四方形之後，肩部自然就顯得寬闊了。
- 六、領口的樣式要V字形，無形中有助於肩部化裝的美觀。
- 七、由兩肩下向縫綫紐扣或花邊，顯得肩部平方。

### 方肩和寬肩的設計方法

關於這種設計方法，是如何將你的肩部顯得瘦小和斜傾。

- 一、避免寬肩和裝飾花樣，外衣的衣袖由肩部至肘部要肥瘦一致。
- 二、外衣肥大，但身長要適度，上身不要任何褶襉或花樣。
- 三、衣肩綫縫法圓肩形的，這是近日最流行的一種縫紉法，對於肩部特別寬闊的人，助力很大。

### 胸部扁平的化裝要訣

四、避免穿著肩與頸部的衣服，衣領的開口不要太大。

- 一、時常帶着乳罩，讓兩乳顯高起來。記好了。兩乳頭的隔距不要太近，把袖分開來，使胸部面積展寬。或者，在衣服前面上加花飾也可以。
- 二、在肩部或胸部以下，做著直線綫的花樣，也可顯出胸部不扁平，單單用乳罩來化裝是絕好的方法。
- 三、佩帶胸飾或項鍊。
- 四、外衣胸部墊高，衣領要低。
- 五、運用腰帶的佩帶法，使胸部高聳而且寬闊起來。

### 胸部發育正常的化裝法

- 一、穿著質料輕軟的胸罩，使雙乳的高度保持適宜，健美而動人。
- 二、佩帶簡單而明快的胸飾，例如一個顏色清朗的卡針，或是一串珠鍊。
- 三、你要隨時不要忽略了胸部的運動，健美的胸部是你值得驕傲自矜的。

### 臂膊細的人怎樣化裝

- 一、不要穿衣袖緊瘦的衣服，甚至當你在運動場上施展身手的時候，也不要將瘦小的臂膊露出來。
- 二、因為你的臂膊不夠標準程度，因此，製做衣服時，需要將袖子的長度和袖口的大小，依照你自己的臂膊變動一下。
- 三、不要穿緊袖的衣服，外衣的衣袖應愈長愈好。
- 四、不要穿無袖的衣服，不然看起來會像沒有穿衣服一樣。可能的話，以有袖子的衣服為原則。夜禮服的材料要選用質料輕軟的，像軟緞一類的是最好的質料。

### 臂膊粗的人化裝方法

一、不要穿緊袖的衣服，外衣的衣袖應愈長愈好。

- 二、不要穿無袖的衣服，不然看起來會像沒有穿衣服一樣。可能的話，以有袖子的衣服為原則。夜禮服的材料要選用質料輕軟的，像軟緞一類的是最好的質料。

### 臂膊長的人穿衣應注意的

- 一、儘量穿短袖衣服。
- 二、帶長袖手套。
- 三、可以帶手鐲。
- 四、夜晚外出時帶指環，將手鐲帶至臂部中部，即肘部上下。

### 臂膊短的人化裝方法

- 一、儘量穿長袖衣服。
- 二、將衣袖放長至手背中間地方。
- 三、不要穿束腕的衣服。
- 四、帶短袖手套。
- 五、可以多帶手鐲，多帶指環等。

### 腕部細的人怎樣才好看

- 一、在右腕部帶手鐲。
- 二、把手表帶在左腕，而在腕骨之下。
- 三、不要穿束腕的衣服。

### 手掌大的人化裝方法

- 一、帶黑色手套，黑色看起來一切都顯得小一些。
- 二、不要帶透空的手套，不然，會引起人們先注意到你的手部。
- 三、帶大形指環，可以顯得手部小一點。



# 雨後

(下)

歐陽雨來

患難迫逼着我，事變的砲火蔓延到通縣，一個夜裏從精雜的人馬槍聲中驚起，我不知道所以的呆癡了，她的背影在眼前轉動，她的泣聲在耳邊迴繞，我那朋友却異常安靜的將我扶到牀上，告訴我不必害怕，災難不會降臨到教會的區域裏，然而我，我怕的是她……

「你還在這兒！」

她依舊低着頭，我的臉漲紅着，勉強鎮靜的問她：

「你餓不餓？」

她不得已的搖了搖頭，我以為那便是寬慰了我的表示，忘記了是在戰亂中，拿起週便向外邊走去預備為她找東西吃，她要阻攔我，可是沒說出話來。

已經在沉悶的收容裏坐了一晝夜，忽然到外面覺得很輕鬆，一聲鈴響，樓上的玻璃碎了，我出了一身冷汗，想立刻回去，然而我知道雖然她強強的搖着頭，却一定不能再忍受着飢餓了，便匆匆的跑到廚房找了幾個乾饅頭和一碗涼水回到地窖裏，走到她的面前把水放在地上，將饅頭遞在她的手裏，她接過去便放在地上，沒有回答也沒有吃，我有些傷心，失望，慢慢的退回我原來的地方，無力的嘆息着坐在地上，肚子在滾滾的作響。

夜色深了，窗口溢進些水來，隱隱的聽見外面人聲嘈雜的喊着，不久我們的地窖裏也走動起來，黑暗裏有人在嚷着：「外國人那已經走了，教會的地方也要危險，乘着夜裏沒有戒事趕快逃走吧！」我無理由的頭着站了起來找她，暗淡的一線燈光照着地不知所措的臉色，手裏拿着未曾吃完的半個饅頭，地上的水碗已經空了，我顧不得再看什麼，急急的說了一句：

「走！該逃命了！」

她沒有答覆匆忙的站起來跟隨着我從人羣裏擠了出去，外面落着細雨。

「你這愛我嗎？」在公裏裏我半跪在地下裏她包裹着昨夜的輕傷，她躺在我的牀上從心裏並不帶疑問口氣的說了出來，手握着我的手，我的精神被激動了，突然的站了起來，無語的點着頭，凝呆的望着窗外雨後的青天。

「我現在是完全屬於你！」她臉上帶着些紅暈，眼睛睜大了，流出兩滴熱情的淚來，胸在急促的起伏着。

「我現在完全屬於你了！」我沒有聲音的念着她的話，像是一條箭刺入心裏，使我從夢中醒過來，血滾滾的沸騰着，熱淚不由己的滴下來，我緊緊把她抱在懷裏，自語着：

「你完全屬於我了！是，你完全完全的屬於我了，然而我們的關係不是普通的夫妻所能擔當的，不管世人是不是認為我們的愛不合理，我們的愛情永遠是被人認為不合理的——我們也要走上白雲間閃爍着的純潔的極高的山峯，永遠的在上面俯視着世間的愛和污穢。」

## ，狗走的聯蘇是黨產共 。牙爪的黨共是軍路八

(23)

天明了，炮火暫時停下來，難民成千成萬的從四處跑到教會區裏躲避死亡，分集在每個地窖裏去找尋，我想她也許會在裏面，便到每個地窖裏去找尋，然而我數不清的羣衆裏找一個人是完全依賴於天賜的機會啊！我在四外張望中不但未曾看見她的踪跡，連我那朋友也丟失於人羣裏了，於是我疲倦的躺在地上，希望她早已離開通縣，或者那並不是她的背影。

窒息的地窖生活裏充滿了悲苦，炮火仍然不斷的轟動着，室內除去孩子們的哭泣外，人們都靜靜的不敢聲息，一個個蒼白的面孔令我恐懼，每個砲彈落在地上，便起一陣大擾動，聽見上空的機聲，就好像是就要降臨。午後槍聲停止了。喧嘩緊張而嚴重的打破了寂靜，母親失去了孩子在叫喊，妻子尋不見丈夫在哭泣，我也和那些難民一樣的忍耐着飢餓而濕潤的地上爬起來，活動着失去了知覺的骨肉預備再去找她，猛的抬起頭來看見一個黑黑的角落裏一雙熱熱而又生鏽的眼睛，我便從堆積着的活人羣裏走過去，果然是她委曲的臥在地上，看見我便將頭低了下去，我說不清是在做

「你這愛我嗎？」

「我現在完全屬於你！」

「你完全完全的屬於我了！」

「我們也要走上白雲間閃爍着的純潔的極高的山峯，永遠的在上面俯視着世間的愛和污穢。」



# 胃腸 營養 若素

## 兒童的伴侶

糖果不是兒童的伴侶，吃了是要有病的。玩具不是兒童伴侶，日久是要生厭的。兒童的伴侶，只有若素，若素可以解糖毒，服用若素，就是吃糖也不壞牙，若素可以助消化，服用若素，就是吃水菓，也不生病。

若素沒有苦味，兒童最愛服用，絕不像其他藥品，苦的難吃，兒童見了就害怕，若素可以當兒童的零食，隨時服用，既經濟，又去病，又壯實，這不是一舉三得嗎。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濟南營業所：濟南南緯三路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計開：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一元三角（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七元三角